

一个美得令人心碎的成长故事，诗意、野性、茂盛、神秘

# 螭蛄吟唱的地方

[美] 迪莉娅·欧文斯 (Delia Owens) 著

王泽林 译

# WHERE THE CRAWDADS SING

WHERE  
THE  
CRAWDADS  
SING

螻蛄吟唱  
的地方

〔美〕迪莉娅·欧文斯 (Delta Owens)

王泽林

——  
——  
译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雅天香  
CS BOOKS

WHERE THE CRAWDADS SING

Copyright © 2018 by Delia Owen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s,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8-2019-01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蝻蛄吟唱的地方 / (美) 迪莉娅·欧文斯  
(Delia Owens) 著; 王泽林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10

书名原文: Where the Crawdads Sing

ISBN 978-7-5404-9288-5

I. ① 蝻… II. ① 迪… ② 王… III. ①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9254 号

上架建议：畅销·外国文学

### LAGU YINCHANG DE DIFANG

### 蝻蛄吟唱的地方

作者：[美] 迪莉娅·欧文斯

译者：王泽林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制：吴文娟

策划编辑：许韩茹

特约编辑：包玥

版权支持：姚珊珊

营销编辑：徐燧

封面设计：潘雪琴

版式设计：李洁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印刷：嘉业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75mm × 1270mm 1/32

字数：254 千字

印张：11.5

版次：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4-9288-5

定价：5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家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从十岁起，她就独自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海滨荒凉的湿地中，驾着小船，靠猎捕和收集野物卖给码头的人维生。她只上过一天学，是小镇居民口中的“湿地女孩”，文明社会之外的野姑娘。当镇上最受欢迎的花花公子被发现死在湿地中时，人们立刻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她。

作为天生的湿地生物学家，她从土地中汲取生活的教训，从萤火虫不诚实的信号中学习世界真正的运行方式。到了渴望触摸和爱的年纪，受到两个来自小镇的年轻人的吸引，她向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启了心扉……

若干年后，她成了当地的传奇，小镇旅游业的名片。但这本书要讲的并不是一个女孩冲破重重阻碍走向光明的励志故事。荒凉的湿地养育了女孩，也塑造了她。她关于爱情和生活的选择听从的是荒野的召唤，而非文明社会的教导。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制：吴文娟  
策划编辑：许韩茹  
特约编辑：包玥  
版权支持：姚珊珊  
营销编辑：徐燧  
封面设计：潘雪琴  
版式设计：李洁

献给阿曼达、玛格丽特、芭芭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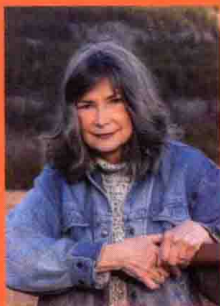


致你：

如果我从未见过你  
我从不知晓你

而我见过你  
我知晓你  
我爱你  
永远





迪莉娅·欧文斯 (194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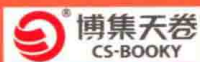
Delia Owens

Photo © Dawn Marie Tucker 2018

生物学家、作家。在非洲从事动物研究多年。创建了赞比亚北卢安瓜保护项目，是美国佐治亚州斯通山脉欧文斯野生动物交流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国际野生动物》杂志编辑。

曾与丈夫马克·欧文斯合著过三本知名的非虚构作品《哭泣的喀拉哈里沙漠》《大象的眼睛》《稀树草原的秘密》，讲述他们作为野生动物学家在非洲的经历，其中《哭泣的喀拉哈里沙漠》不仅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还获得“约翰·巴勒斯自然写作奖章”。此外，二人曾于1981年凭借“喀拉哈里沙漠研究计划”获得“劳力士伟业奖”，1994年获得荷兰“金色方舟骑士勋章”。

《蜩蛄吟唱的地方》是她第一本小说，出版仅一年，总销量就已突破300万册，长时间占据《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美国亚马逊、北美独立书店畅销榜榜首。Goodreads上为此书评分的读者多达32万。



欲知新书信息、交流投稿、邮购团购

请发邮件至：[jioliu@booky.com.cn](mailto:jioliu@booky.com.cn)

本书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书城、

天猫中南博集天卷官方旗舰店均有销售

浏览请登录：[www.booky.com.cn](http://www.booky.com.cn)

博集天卷微博：<http://t.sina.com.cn/booky>

天猫中南博集天卷官方旗舰店：<http://znbj.tmall.com>

蝌蚪吟唱的  
地方

Where the  
Crawdads Sing

湿地  
第一部分

PART I  
The Marsh





## 序言

1969

湿地不等于沼泽。湿地是一片光的空间。在这里，草在水中生长，水流向天际。溪水缓慢流淌，带着太阳的影子蜿蜒奔向大海。在上千只雪雁的喧闹声中，长腿的鸟儿们以不可思议的优雅姿势起飞——美得不像是为了飞翔而生。

然而，在湿地中，处处可见真正的沼泽侵入低洼，隐藏在湿冷的树林中。沼泽的水死寂而阴暗，似乎它泥泞的喉咙吞噬了光。在这阴暗的洞穴里，连夜行动物都会在白天出来。当然也能听到声响，但是比之湿地，沼泽是安静的，因为分解是细胞层面的工作。生命衰败、发臭，归为腐烂的一团；凄凉的死之泥穴中孕育着新的生命。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早晨，蔡斯·安德鲁斯的尸体躺在沼泽中。他本该被悄无声息、按部就班地分解、吸收，永远消失。沼泽知晓所有关于死亡的秘密，因而并不必然视之为悲剧，当然更不是罪恶。但就在那天早晨，村里的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去老防火瞭望塔，在第三次转弯时看到了安德鲁斯的牛仔外套。

## 1. 妈妈

1952

八月的早晨空气灼热，湿地的水汽悬在橡树和松树间，凝成了雾气。蒲葵丛异常安静——除了潟湖中的苍鹭起飞时翅膀低沉缓慢的扑棱声。基娅当时只有六岁，听到了摔纱门的声音。她正站在凳子上清洗锅里的粗玉米粉，于是停下手，把锅放入水池里混浊的肥皂水中。四下静悄悄的，她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是谁离开了小屋？不是妈妈。她从来不摔门。

但当基娅跑到门廊上，她看到妈妈穿着长长的棕色裙子，踩着高跟鞋走下沙路，裙褶不断打在脚踝上。那双鞋鞋头粗短，仿鳄鱼皮的，是她唯一一双外出鞋。基娅想要大声喊妈妈，但她知道不能吵醒爸爸，所以她打开门，站到砖木堆砌的台阶上。她看到妈妈提着一个蓝色行李箱。通常，基娅凭着小动物般的笃定，确信妈妈会回来，带着用油腻的棕纸包裹的肉或一只耷拉着脑袋的鸡。但那时她从不穿鳄鱼皮高跟鞋，也从不带箱子。

妈妈总会在小径与大路交会的地方回头，一只手高高举起，挥舞

着白色的手掌，然后转身踏上大路。这条路蜿蜒穿过泥沼树林、香蒲瀉湖，最后到达镇上——如果幸得潮水退去。但是今天，她一直往前走，在车辙上跌跌撞撞。透过树木间的缝隙，可以时不时看到她高高的身影，渐渐只余下白色的围巾在树叶间若隐若现。基娅飞奔到一个能看到大路的地方。妈妈肯定会在那儿挥手，但她只赶上蓝色行李箱消失的瞬间。那抹蓝色在森林中是如此格格不入。基娅回到台阶上等，胸口仿佛压着密实的黑色烂泥。

基娅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其余四个都比她大许多，虽然后来基娅忘了他们的年纪。他们和爸爸妈妈住，如同被关起来的兔子，挤在简陋的小屋里。小屋有一个装了纱门的门廊，在橡树底下，像是瞪大的眼睛。

乔迪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基娅身后。他是基娅最小的哥哥，但也比她大七岁。乔迪和基娅一样长着深色眼睛、黑色头发。他教基娅学鸟叫，告诉她星星的名字，以及如何驾驶小船穿过锯齿草。

“妈妈会回来的。”他说。

“我不知道。她穿着那双鳄鱼皮鞋。”

“妈妈不会离开孩子。这不符合她们的天性。”

“你告诉过我狐狸会离开它的孩子。”

“对，但那只狐狸的腿受伤撕裂了。如果它坚持喂养孩子，自己也会饿死。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它可以等待伤口愈合，然后再生一窝小狐狸。妈妈没有挨饿，她会回来的。”乔迪说，虽然心里并没有多么确定，他还是这样告诉基娅。

基娅喉咙发紧，轻声说：“但是妈妈提着行李箱，看起来要去一

个大地方。”

小屋坐落在蒲葵丛后面。这些蒲葵在沙地上四处蔓延，直至一串碧绿的潟湖边，更远处是广阔的湿地。生长在咸水中的草坚韧无比，如同刀刃，绵延数英里<sup>[1]</sup>，间或被一些扭曲的树截断，这些树像是在模拟风的形状。橡树林挤在小屋的另一边，遮住了最近的一处潟湖。湖面上翻滚不休，生意盎然。海上咸咸的空气和海鸥的鸣叫声穿过树丛飘了过来。

宣称的土地归属自十六世纪以来就没怎么变过。散落在湿地中的被占据的地块在法律上并无清晰的界定，只是由叛逃者们以自然之物作为分界——这边是一条小溪，那边是一棵死了的橡树。人们不会在沼泽中搭一顶单坡的蒲葵棚屋，除非他被人追捕或走到了穷途末路。

一段伤痕累累的海岸线守护着这片湿地。早期探险家们称这段海岸线为“大西洋墓地”，因为沿岸的激流、狂风和浅滩摧毁船只如同撕碎纸帽子般简单。后来，这里成了北卡罗来纳海岸。一个水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沿着海岸徘徊……但找不到入口……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袭击了我们……我们被迫回到海上以保护自己和船只。我们被一股强劲的洋流驱赶着……”

“这片土地上到处是湿地和沼泽，我们回到了船上……今后那些在此地定居的人一定会为此感到沮丧。”

那些寻找真正土地的人离开了。渐渐地，这片臭名昭著的湿地成

---

[1] 1英里约等于1.609公里。

了一张网，网罗了叛变的水手、流浪者、负债者，以及逃避难以承受的战争、税收或法律的难民。未曾死于疟疾也没有被沼泽吞噬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丛林部落。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用一柄斧子砍倒一小片树林，或者背着一头雄鹿走上数英里。如同河鼠一般，大家都有自己的领土。但这领土必须适应自然边界，否则不知哪天就会消失于沼泽。两百年后，逃跑的和被释放的奴隶们加入了这个部落，前者逃入湿地，被称为逃亡黑奴，而后者由于身无分文又遭遇围攻，别无选择，只能躲入湿地。

这或许是一片卑贱的土地，但每一寸都很富饶。层次丰富的生物——弯弯曲曲爬行的沙蟹、在泥里溜达的小龙虾、水鸟、鱼、虾、牡蛎、肥硕的鹿、丰满的鹅——堆叠在地上和水里。一个不介意为了晚餐四处搜寻的人永远不会挨饿。

现在是一九五二年，有些土地已被那些失联的、无记录的人占据了四个世纪。大部分是在内战之前。其他人来这里的时间更晚一些。尤其是在世界大战之后，当时，身心破碎的人们回到祖国，这片湿地没有约束他们，而是重新定义了他们，如同任何一片神圣的土地，它深深埋藏了他们的秘密。没有人介意他们占有这片土地，因为没有其他人想要。毕竟，这里是荒地沼泽。

就像酿造威士忌一样，湿地居民非法炮制了自己的法律——不同于那些灼刻在石板上或记录于文件中的条文，这里的法律更为深入，烙印在人们的基因里。它古老而自然，类似于鹰和鸽子演化出的法则。在走投无路、绝望、孤独之时，人们会找回直指生存的本能。快且公正。这些本能将永远是王牌，因为它们传给下一代的概率远大于

那些更温和的基因。这无关道德，只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在种群内部，鸽子和鹰的争斗一样频繁。

那天，妈妈没有回来。没人谈论这件事，特别是爸爸。他浑身散发着鱼和酒的臭味，用力敲着锅盖，喊道：“晚饭呢！”

兄弟姐妹们垂下眼，耸耸肩。爸爸像狗一样咒骂着，然后跛着脚走出去，回到树林里。此前爸爸妈妈也打过吵过；妈妈甚至离开过一两次，但她总会回来，抱起那些想要被拥抱的孩子。

两个年长的姐姐准备了红豆和玉米面包作晚餐，但没有人像妈妈在时那样坐在桌旁用餐。大家都从罐子里舀红豆，铺在面包上，然后坐到地板上的床垫或破旧的沙发上吃完。

基娅吃不下。她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看着小径。基娅在她这个年纪算是长得高的，骨瘦如柴，深褐色皮肤，和乌鸦翅膀一样又黑又厚的直发。

黑暗让她没法继续监视，蛙鸣可能盖过脚步声，尽管如此，她还是躺在自己的门廊小床上，倾听着。就在那天早晨，她睡醒后听到肉在铁煎锅中噼里啪啦，闻到了木柴加热的烤箱中渐渐变成棕色的饼干的香味。基娅套上工装裤，冲进厨房摆放盘子和叉子，从粗玉米粉中拣出象鼻虫。多数清晨，妈妈会带着大大的笑容拥抱她——“早上好，我独一无二的女孩。”——然后她们就一起跳舞般忙活家务。有时候妈妈会唱起民歌，或背诵童谣：“这只小猪去市场。”有时候妈妈会带着基娅摇摆，跳起吉格舞，胶合板地板被踩得咚咚作响，直到电池收音机里流出的音乐渐渐消失，听上去像是它在木桶底自吟自唱。有些早

晨，妈妈会对基娅说一些成年人的事，她听不懂，不过，想到妈妈的话需要一个去处，她通过皮肤吸收它们，一边往灶膛里放更多木头，一边听懂了似的点头。

然后是一阵忙乱，叫所有人起床、吃饭。爸爸不在。他有两种模式：沉默和喊叫。所以他睡过头或者没回家都很好。

但今天早上，妈妈很安静；没有笑，眼睛红红的。她像海盗那样系着一条白围巾，拉低盖住额头，但紫褐色的瘀伤边缘还是露了出来。早餐后，碗都没洗，妈妈收拾了一些个人物品，提着行李箱走上了大路。

第二天一早，基娅又回到台阶上。她深色的眼睛紧盯着小径，像是在等待火车的隧道。远方的湿地被雾气笼罩。雾气低沉，仿佛它松软的底部就坐在泥地上。基娅光着脚，晃动脚趾，捻动草茎逗弄狮蚁幼虫。但六岁的孩子坐不长久，不一会儿，她溜达到了潮坪，脚趾被泥沙拉扯，发出吸吮的声音。她蹲在清水边，看着小鱼在光斑和阴影间来回游动。

乔迪在蒲公英丛那边喊她。基娅盯着他。可能他有新消息。但当他穿过钉子般的蕨叶走过来，基娅看到他走得既轻松又随意，知道妈妈没有回家。

“你想不想玩冒险家？”他问。

“你说过，你年纪太大了，不能玩了。”

“是吗？这个游戏可没有年龄限制。比一个！”

他们跑过潮坪，穿过树林跑向沙滩。乔迪追上来的时候，基娅放

声尖叫、大笑，直到跑到那棵巨大的、枝丫粗壮的橡树底下。乔迪和他们的哥哥默夫曾在树枝间钉了一些木板，作为瞭望塔和树堡。如今，大部分都垮塌了，吊在生锈的钉子上晃动。

通常，每次她被允许加入游戏，都是作为奴隶女孩，给哥哥们送来妈妈新烤的热乎乎的饼干。

但是今天乔迪说：“你可以做船长。”

基娅举起右手指挥。“西班牙人滚开！”他们挥舞木剑，冲过荆棘丛，大喊着刺向敌人。

然后——幻想来得快去得也快——基娅走向一截生了苔藓的木头，坐下。乔迪沉默地加入。他想说点什么，让基娅忘了妈妈的事，但一个字也没说出口。他们一起看着水黾在水中游弋的影子。

晚些时候，基娅回到门廊台阶上，等了很长时间，不过，看着小径尽头，她再也没哭过。她表情平静，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搜寻着。但妈妈那天也没有回来。